

1946年，一个蓬勃的开端，一座城市荣耀的起点，一个火热的工业时代。

牡丹江1946文创园，是一座由老厂蜕变而成的工业旅游新地标。清明已过，小城绿意盈盈，空气中有了春季的柔软轻盈。夕阳将柳树新芽染得金黄，枝蔓清简的线条投射在一面面红砖老墙上，印在模糊却有力的旧标语上。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红色砖墙，颜色已有些黯淡，却依然在年复一年里努力保持着本色，挺起一幢幢高大的厂房。厂房老旧，静静而立，带着20世纪硬朗的轮廓，守着这座城市未曾远去的工业记忆。这里就是始建于1946年的牡丹江木工机械厂，曾是亚洲较大的木工机械生产制造基地。

在新中国工业起步的年代，东北地区扛起了工业建设的重任，这里的机器一响，大半个中国的工业就有了底气。而牡丹江木工机械厂，作为牡丹江十大厂矿之一，正是边远小城工业版图上的浓重一笔。在战争废墟上“站”起来的工厂，逐渐恢复了生产，牡丹江市也迎来了工业发展的曙光。

夕照下，偌大的厂区空旷、安静，弥漫着春天的温暖气息。曾有多少年轻人从这里走过？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工厂，交给了那个纯粹的年代。路边那面巨大的铜色浮

往年“五一”小长假，小乔早就计划好了出游路线，朋友圈里晒的都是九宫格风景照。可今年小长假，她哪里都没敢去，因她女儿高考在即，她在学校附近的这间出租屋里，接替了一直照顾女儿的婆婆，自己当起了陪读妈妈。

小长假这几天，小乔把出租屋彻底打扫了一遍，和婆婆做了番“交接”工作。她跟着婆婆熟悉了菜市场，也花心思把女儿的“奶奶牌”口味的三餐过渡到“妈妈牌”上来。

住处离学校只隔了一条马路。清晨五点半，她便蹑手蹑脚地起来熬粥。小米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着，米香袅袅地弥散开了。女儿总要赖到六点半才起床，洗漱时也是眯着眼，像只还没醒透的猫。她把粥盛好晾着，馒头切片，一片火腿一个蛋夹进去。这是婆婆告诉她的，女儿为了省时间，早饭越简单越好，甚至不想吃早饭。

婆婆很担心孙女的营养跟不上，说什么也要让小乔亲自上阵，陪孩子度过高考前的

## 牡丹江 1946

文 / 高艳



▲(郭昕/绘)

雕墙上，定格了一个饱含无尽热情和活力的现场，一个风华正茂的年代。车床前，工人们身着工装，在各自的机器前工作，金属碰撞的叮当脆响仿佛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，伴着机床的轰鸣回荡，伴着传送带的转动声，汇成激昂的工业交响。从简单的刨床、锯机，到精密的人造板设备、家具专用机械，这里生产的木工机械销

往全国，出口到各个国家和地区。那是属于祖辈、父辈的“黄金时代”，是刻在东北小城血脉里的骄傲与荣光。

阳光穿过高耸的柳树白杨，穿过缭乱的枝叶，照进红砖砌成的拱形门廊，洒在广场厚重老墙下的工业群雕和遗留下来的老旧设备上——工人正在操作木工铣床，单砂架砂光机已有些锈迹，镂铣机上

还留有划痕，却仿佛保持着工作的状态，好像随时会转动起来。一组三人雕塑昂首站立，中间一人高举奖章，栩栩如生地展现出那个时代的热血、执着与力量。

时光流转，机器停止了运转，一座座厂房却没有蒙上灰尘，在那火红年代的余温里，它被赋予了新的名字、新的使命。红城剧场里，朗诵、合唱、舞台剧轮番上演。在沉浸式剧目中，观众可以与演员面对面互动，红色历史与3D全息现代技术在光影交错间相遇，因此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。创意设计中心展示着本土的文玩、文创，创意设计融入黑土地的农文旅产品中。在牡丹江现代艺术馆内，更多当地艺术家有了畅意表达艺术与情怀的空间，馆方还会定期举办设计展、新文化沙龙。木工食堂、胡同音乐酒吧、手工文创……老厂区焕发新貌，升腾起烟火日常，也焕发出新气象。

机器声隐去，旧时光却并未褪色，它换了一种模样重新生长，静静诉说着一个城市的工业往事。

牡丹江1946文创园，不只是守护，不只是回望。它标注着来时的路，也预示着美好的未来。昔日的工业风骨，藏在红砖、钢梁、坚硬的机器里，长成这座东北城市的精神和品性，静静伫立，岁岁不息。

路，偶尔手臂碰着手肘，女儿便顺势挽上来，头轻轻地靠在小乔的肩头。那一刻，五月的晚风软软地吹着，所有的焦虑都暂时退远了，只剩下母女俩的脚步声，一前一后，一轻一重。

真正的夜从十点半开始。女儿房间的灯亮着，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不开电视，不刷手机，只轻轻地翻一本看了很多遍的旧书。偶尔起身，把削好的苹果切成月牙形，插上牙签，端过去放在她的桌角。她不抬头，右手还在演算，左手伸过来摸一块塞进嘴里。她悄悄退出来的时候，突然瞥见台灯下女儿的侧脸，下巴尖了很多，睫毛的影子落在了凸起的颧骨上，安静得不像话。

有时候夜很深了，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灭掉了，像是闭上了许许多多的眼睛。女儿房间的灯却一直亮着。有时，女儿还在刷题；有时，女儿趴在书上早已睡着了。五月，是陪读的最后一个月。她把担忧、沉默、等待，一起收好，去厨房把明天早餐的食材备好，准备迎接又一个清晨了。

## 陪读的五月

文 / 田雪梅

这个月。

婆婆每天早起去早市，说是菜既新鲜又便宜。于是她每天也早起跑一趟，果然如婆婆所说，好多菜是城郊农民自种自卖的，名副其实的绿色蔬菜。卖菜的大姐是婆婆的老熟人，一来二去，跟小乔也熟了，见了她便问：“姑娘模考考得好哇？”她笑着点头，心里却在打鼓。其实，哪次考试不是跟着提心吊胆呢？分数高了怕她骄傲，低了怕她气馁，偏偏还不能挂在脸上，得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。

一到模考，女儿进了考场，小乔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就坐立不安。窗外，一群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开起了大会，小乔一听，心里更乱了。翻开手机和认识的几个家长聊天，这个说孩子失眠了，那个说孩子肠

胃不舒服，看一圈更添了焦虑。索性放下手机，拿了抹布把屋子再擦一遍，擦完又嫌自己太闲，于是找出女儿的笔记来看，那些哲学原理、经济常识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出来，仿佛这样就能替女儿分担一些。

晚自习后，尽管出租屋离学校很近，小乔还是去接了女儿，与其说是为了接送，不如说是陪伴。有时，女儿出了校门后低着头，书包沉沉地坠着肩。见了面，她不说考试的事，小乔也不问，路过烧烤摊，小乔问女儿想不想来几串，看女儿犹豫，她知道女儿怕浪费时间，于是让女儿先回家，等烤好了她再带回去。有时，她说今天的月亮好亮，或者楼下的栀子花开了一朵，女儿低着的头也随着她的描述抬起来看月亮。她们并肩走过那段短短的

## 蝉启浅夏

文 / 何丽凤

在时光的转角  
蝉，轻启歌喉  
那一声清响  
似初夏的信笺飘落

树梢的绿，微微颤动  
像是被梦轻轻抚摸  
沉睡的世界，缓缓苏醒  
迎接这崭新的时刻

阳光穿过叶的缝隙  
洒下斑驳的光影  
蝉声，在风中蔓延  
编织着季节的梦境

花朵，羞涩地绽放  
露珠，在草尖闪烁  
浅夏的旋律，悄然奏响  
生命，开始了新的诉说

每一声蝉鸣  
都是对时光的礼赞  
在这初夏的舞台  
我们，与美好不期而遇

## 红山之歌

文 / 薛瑞

你有美丽动人的传说  
王母女儿胭脂把你浸染  
九尊山峰巍然耸立  
朝霞夕晖烈焰冲天  
啊！红山  
你是神奇之山  
你是我梦中的仙子  
你是我魂牵的家园

你有悠久灿烂的文化  
中华文明之火在这里点燃  
玉龙腾跃俊逸威武  
龙之故乡美名流传  
啊！红山  
你是智慧之山  
你是我梦中的仙子  
你是我魂牵的家园

## 春季的长调

文 / 王志勇

早春，长调还有些寒冷  
冷得有点颤抖  
就像枯黄的草微微点头  
根茎里却长出了绿的嫩芽

马背上的人，喜欢在  
走马中放喉，叫停流动的云

一只试飞的金雕  
惊奇地望着广袤的大地  
野兔躲藏在草中，融为一体

解冻的河水，缓缓流动  
不露一丝声息